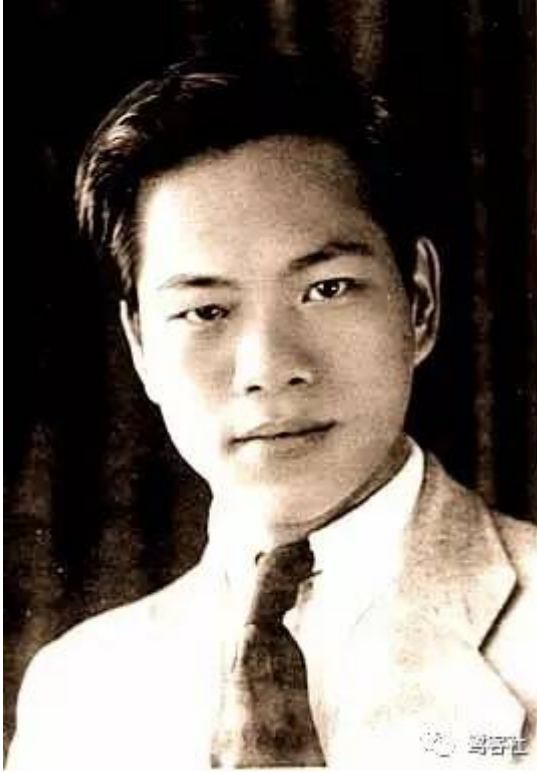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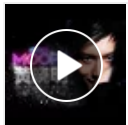


石碼记忆：浸水埕被遗忘的谍战英雄

原创 2016-12-17 林鸿东 鹭客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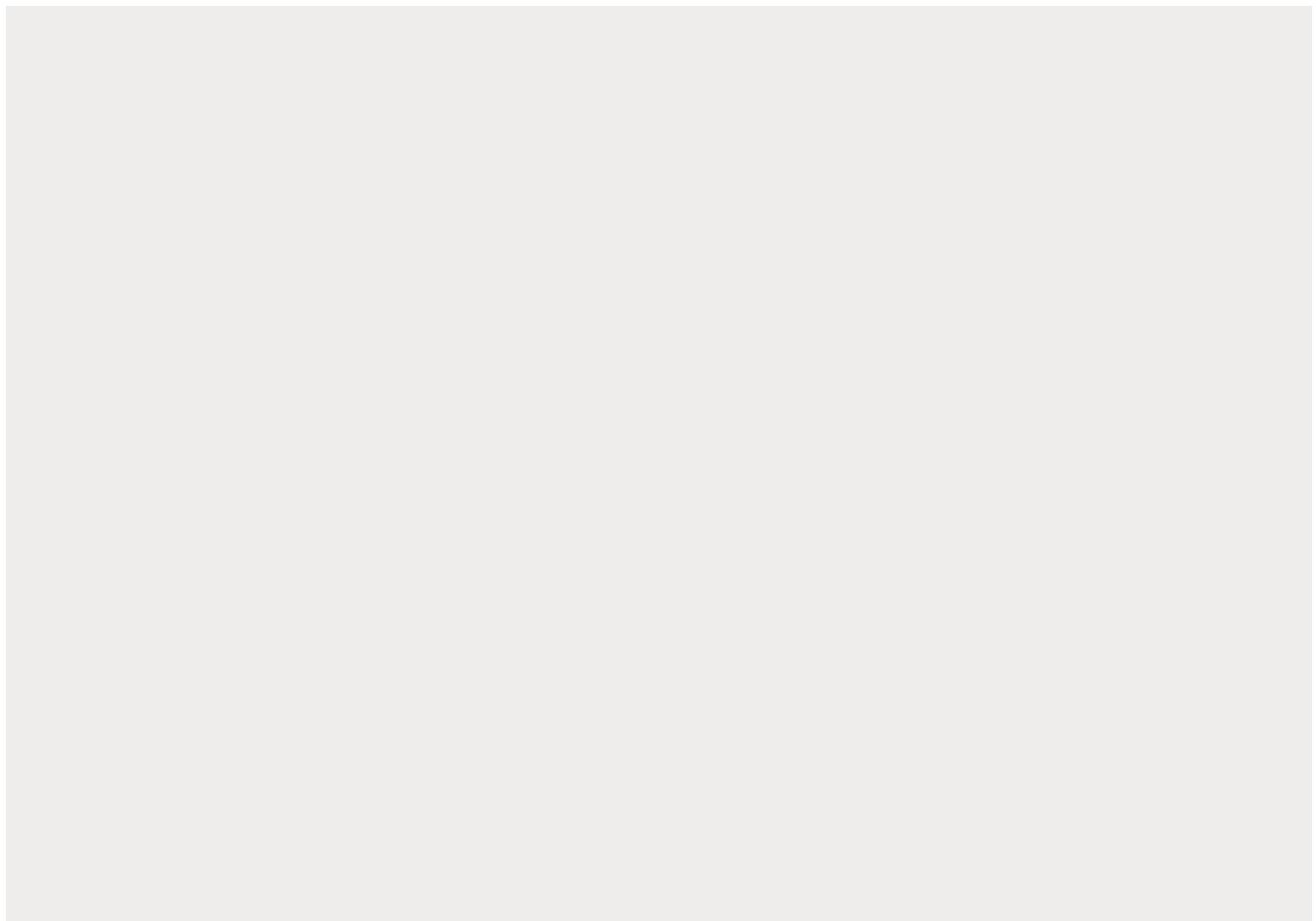


无论如何，在我的心里，他就是石码的荣耀，石码的人杰，石码的不朽传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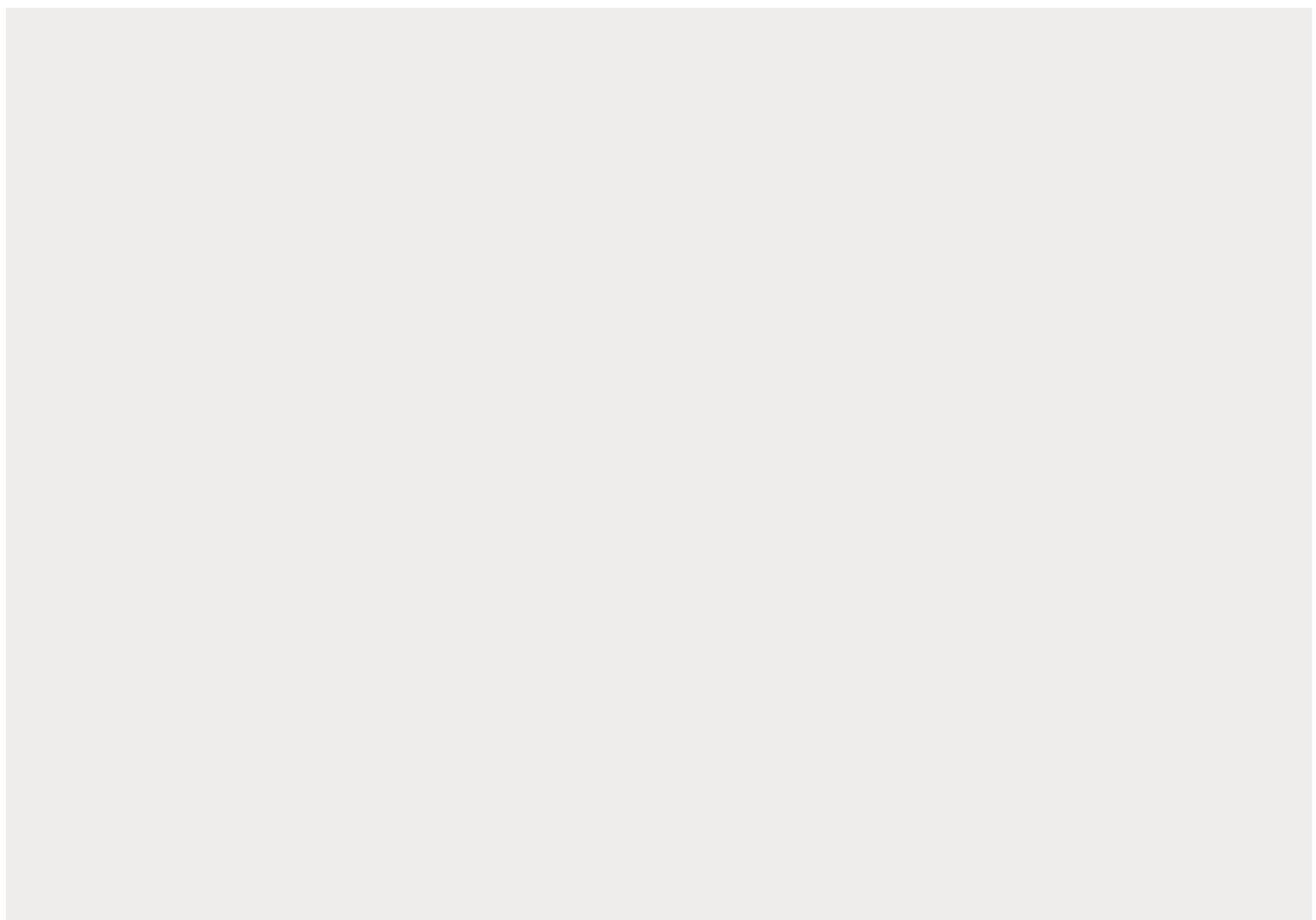


风声
黄晓明 - Moopa





浸水埕小巷



浸水埕民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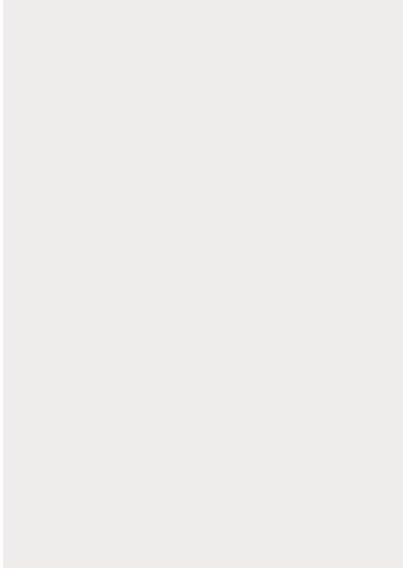
在石碼老街行走，寻找那些被遗忘的时光。

路过浸水埕时，同行的陈莲根老师在一户铁门紧锁的普通人家门口停住，上去敲了敲门。门开了，一位儒雅的老先生走了出来，开门让我们进去，他叫庄燕南，旅美华人。很快，他的母亲，99岁的林守准也出现了。**屋里稍微有些阴暗，透过门外渗进来的光，我看见墙上挂着一幅醒目的黑白像片，像中人气宇不凡，俊朗刚毅。**陈老师告诉我，这位逝者就是林守准的丈夫——厦门虎园烈士庄少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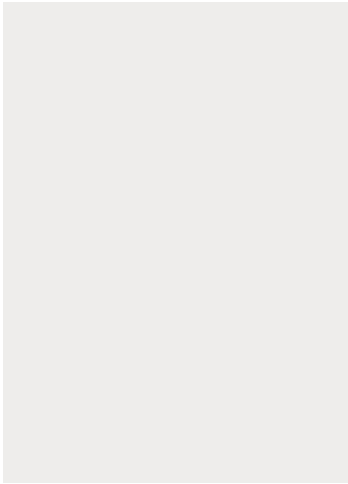
解放初，厦门召开死难烈士追悼大会，他被誉为“新中国的奠基石”，获得这种殊荣的，还有刘惜芬。

刘惜芬是厦门鼓浪屿博爱医院护士，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谍报人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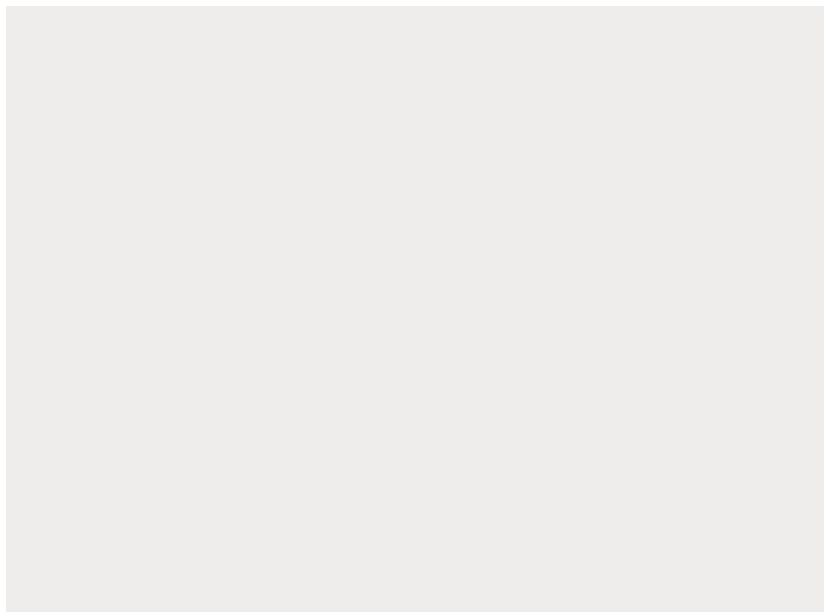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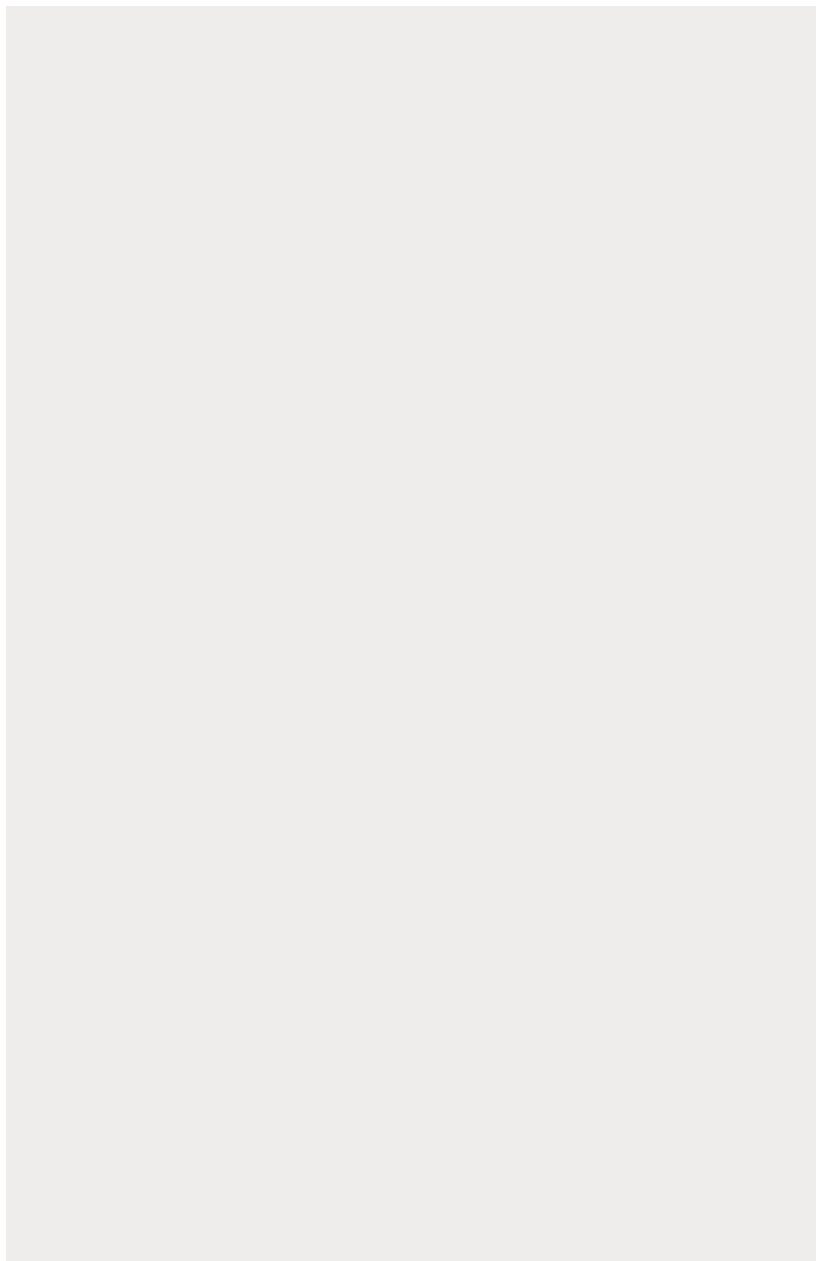
刘惜芬也是葬在虎园烈士陵园。



庄少萍像



刘惜芬像



虎园我去过，惭愧的是，当时我只注意到刘惜芬的名字，因为刘惜芬的故事在鼓浪屿的厦门博物馆（现在是风琴馆）曾经展示过，所以有印象。庄少萍则是完全没有概念的。

他的名字罗列在虎园烈士一千多人的名单里，显得那样微小。

他似乎竟是不存在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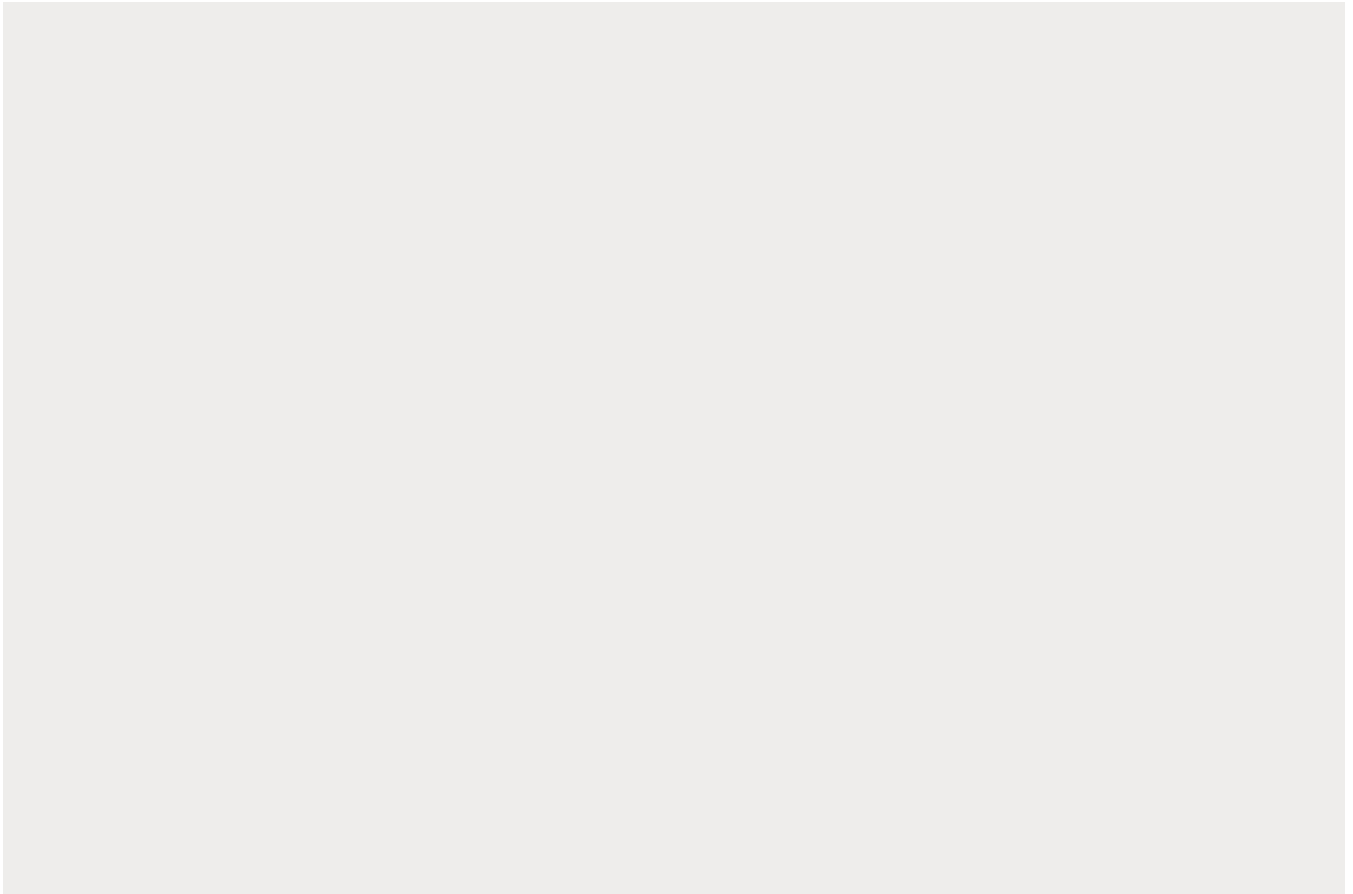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空军服役的最后几年，被布置了一项任务，撰写被遗忘的部队史。

撰写过程中，通过一道细小的线索，经漫长深入的调查，一举解开了一位牺牲的救火英雄失踪之谜，原来他葬于长泰县烈士陵园，此前整整被遗忘了半个世纪。

他的墓碑上的故乡至今是错误的。

当烈士的家人从江西的乡村赶到长泰祭奠时，我看到他的姐妹们匍匐在墓前，撕心裂肺地哭。

此情此景于今难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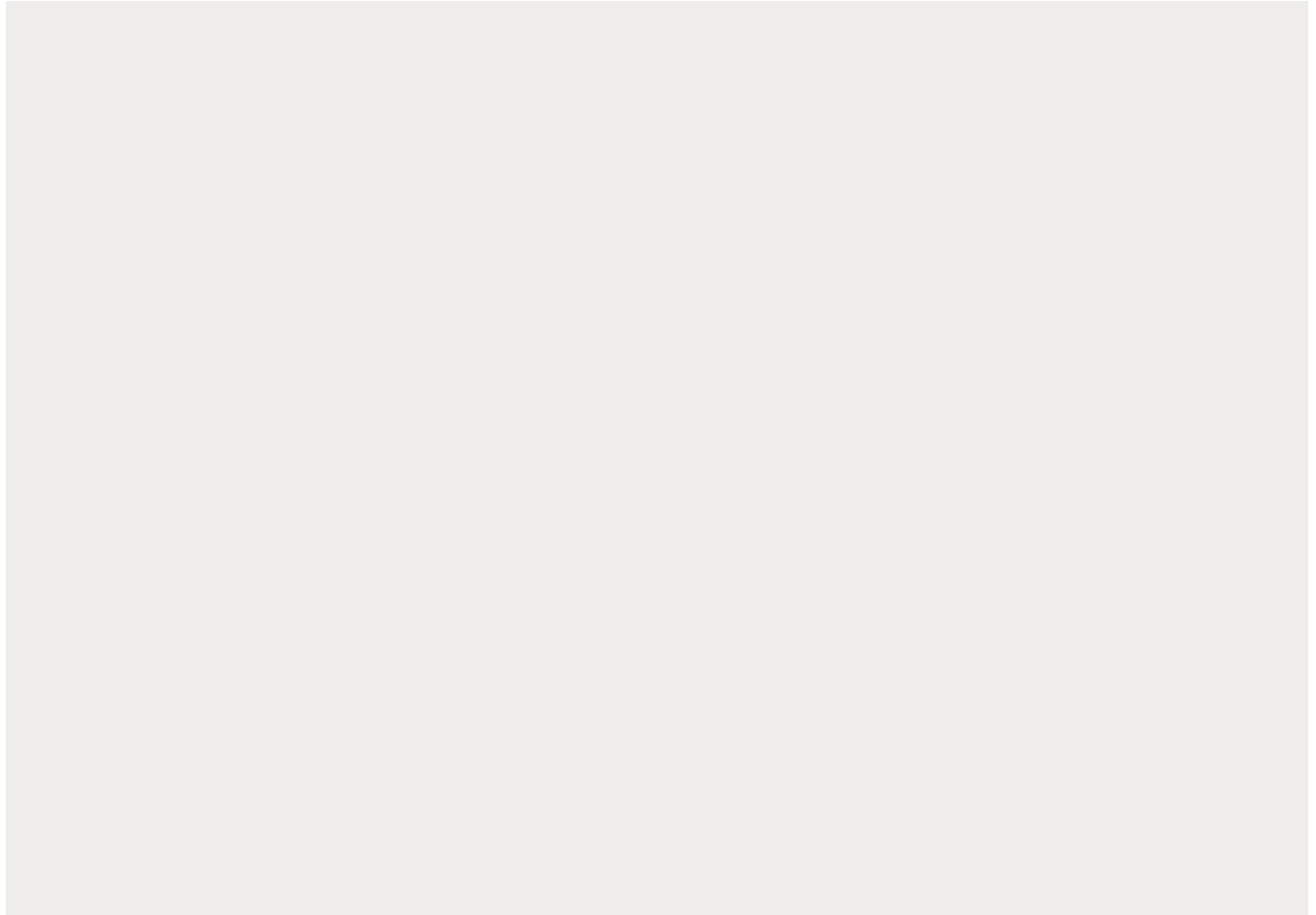
庄燕南与母亲林守准

我决定给母子俩拍照留念，期间，庄先生紧拥着自己的母亲，好像在保护自己的母亲，且两人皆表情肃穆凝重。这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，我感觉母子俩似乎言有未尽。由于时间紧，没有来得及做进一步的了解，如今想来，其实是内心隐藏着一些令人唏嘘不已的历史秘密使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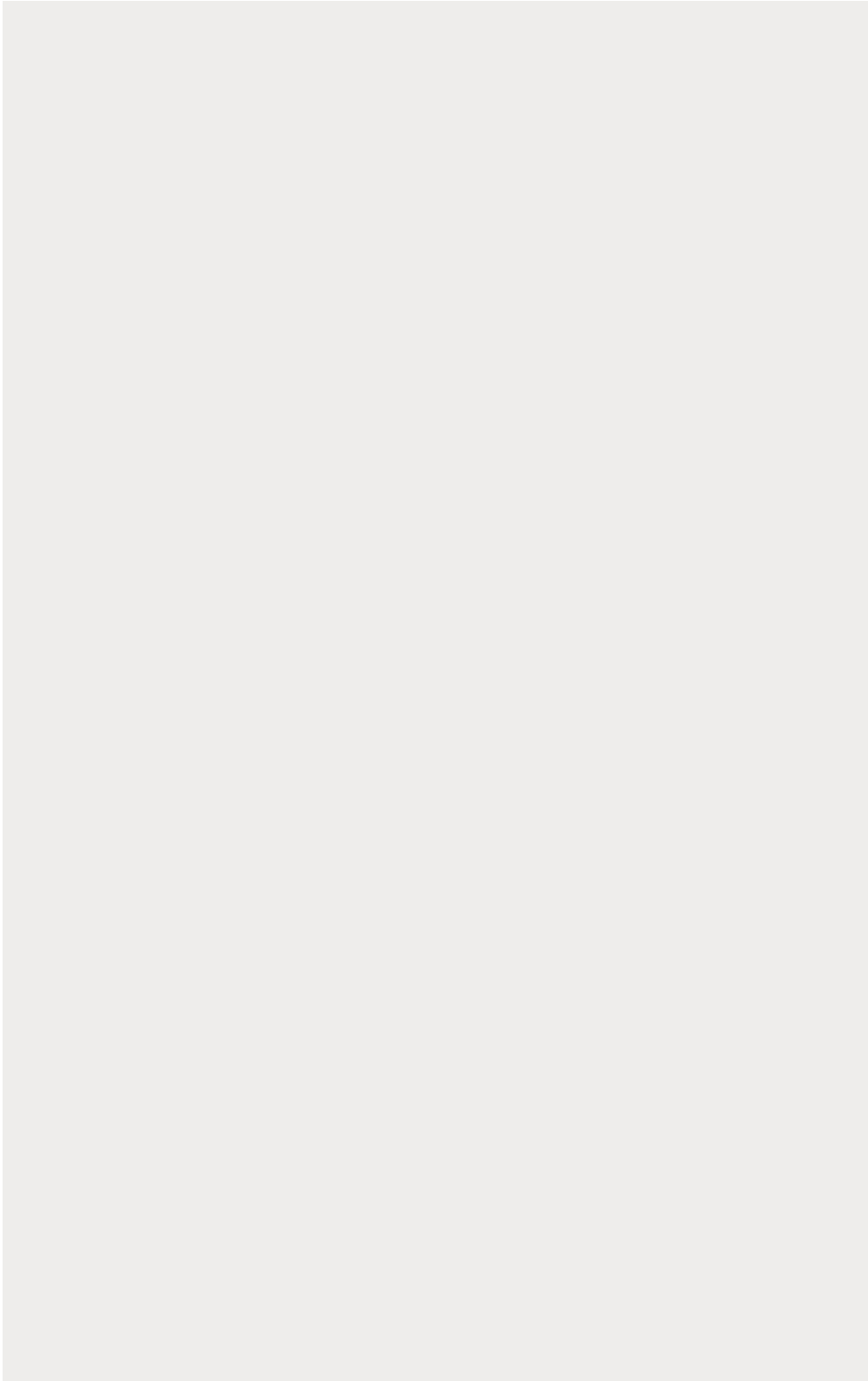
回来后，我开始搜索庄少萍的资料。

阅之，不由动容，这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谍战英雄呀。

他是石码真正的人杰，不仅是中共的人才，还是抗日的英雄，与刘惜芬同等伟大。之所以刘惜芬经常被当作厦门虎园烈士的代表，而庄少萍则被忽略，很可能只是因为庄少萍不是厦门人，而是石码人。



据悉，庄少萍是中共南方局的地下工作者，先后用过庄云、庄祥、庄诚安、庄宗诚、庄侨生、庄秋生等化名，分别以国民党人、宪兵、大学生、记者、商人、海员等多种身份在重庆、南平、上海、广州，福州、厦门、香港等地频繁活动，先后开展过岭南大学、厦门大学、重庆大学等学府的学生运动，一位非常优秀的多面谍报人员。据林守准回忆，庄少萍甚至还曾经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呆过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有游击战争经验的庄少萍受命在闽南从事抗日救亡活动，在龙溪的榜山至江东、紫泥岛地带组织乡民成立“江东抗日游击队”，张贴抗日标语，开展肃奸锄奸，他的锄奸故事曾在石码广为流传。



庄少萍与朋友合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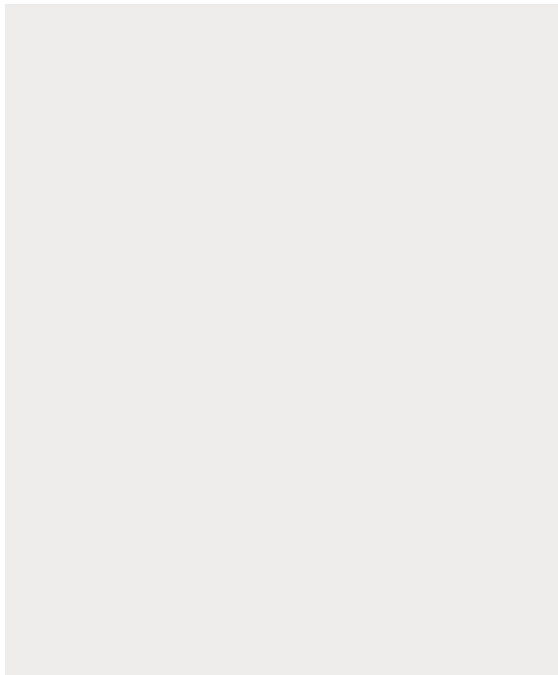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军统的追捕，庄少萍一度被迫离开厦门，前往香港。解放前夕，1949年9月，庄少萍被南方局派遣回厦，此时，厦门已是风声鹤唳，每天都有不少人被逮捕杀害。庄少萍不仅没有隐藏起来，还大胆地以厦门《中央日报社》及《侨声日报社》记者身份为掩护，成立“五四小组”展开工作，成员中除了地下党员还包括张人希，郑静安（1929年任石码成德高级小学校长，闽南农工党头目，光复后曾任国民党厦门市政府机要秘书，1948年兼任厦门《中央日报》社代社长）等知名进步人士。又曾多次从龙溪联系、组织船工赴厦门察看地形。冒险通过敌军警备司令部的内线关系，安排了上百名受到敌特追捕的地下党员、爱国人士和进步学生转移到晋南同（晋江、南安、同安）游击区和香港。

1949年9月中旬，庄少萍到厦门大学执行任务时，因叛徒出卖被捕。在监狱的约一个月时间，因坚不出卖组织与同志，受尽严刑拷打，双脚被打断，门牙被打掉。**1949年10月16日，在厦门解放前两小时，被国民党毛森绞杀于厦门港第二监狱，时年37岁，与刘惜芬同时遇难。**庄少萍、刘惜芬等17名遇难者被合理于院内临时挖就的大坑。后遗骸经过三葬，最后终于魂归厦门虎园烈士陵园。 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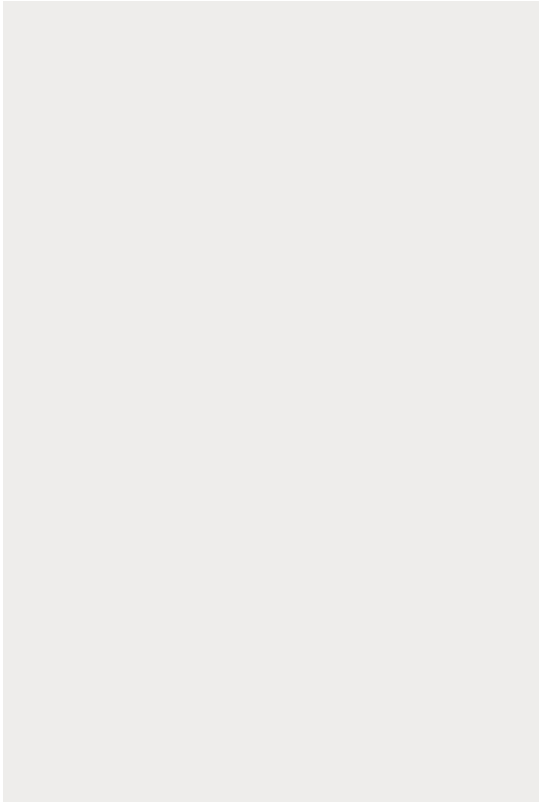
遇难的17人里，还有厦大学生周景茂、厦大工人领袖陈绍裘、台湾医生伍文棋、记者杨越等人。这十七人，同样都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的。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以狠毒著称的特务头子毛森，当时任厦门警备司令。

庄少萍的“五四小组”成员有张人希，而张人希的家当时是中共厦工委的联络站，厦工委负责人杨梦周就经常住在张家。一份资料显示，刘惜芬是杨梦周直接领导的。很显然，庄少萍和刘惜芬当时很可能都是厦工委的重要谍报人员。当时被绞杀的十七人，或多或少似乎都有关系，我们知道庄少萍是到厦大开会时被捕的，而这十七人里显然也有厦大人的存在。台湾医生伍文棋则是刘惜芬的接头人。

我的思绪中缓缓浮现出了1949年厦门政权交替前夕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暗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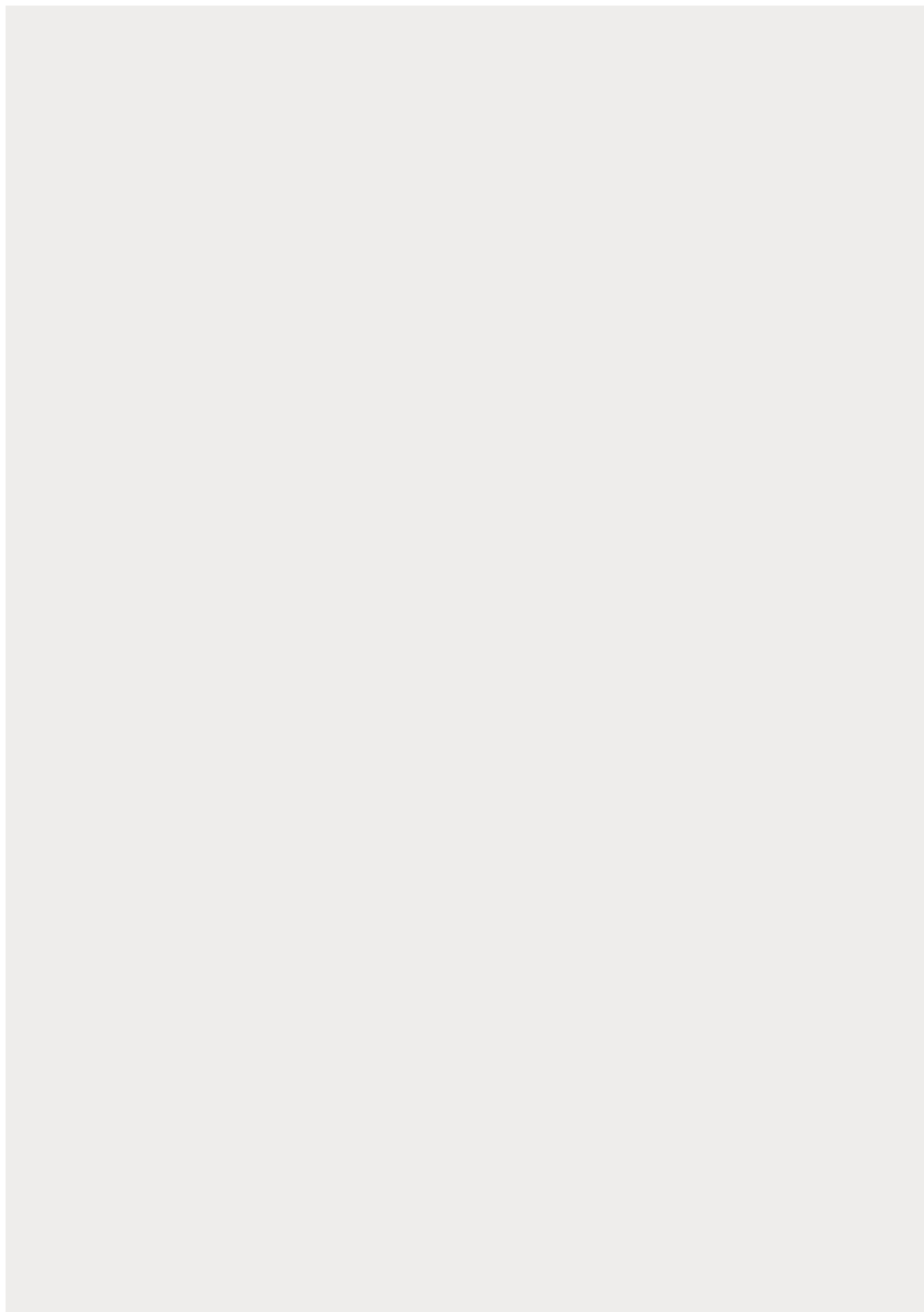


右三为周景茂，原厦大经济系学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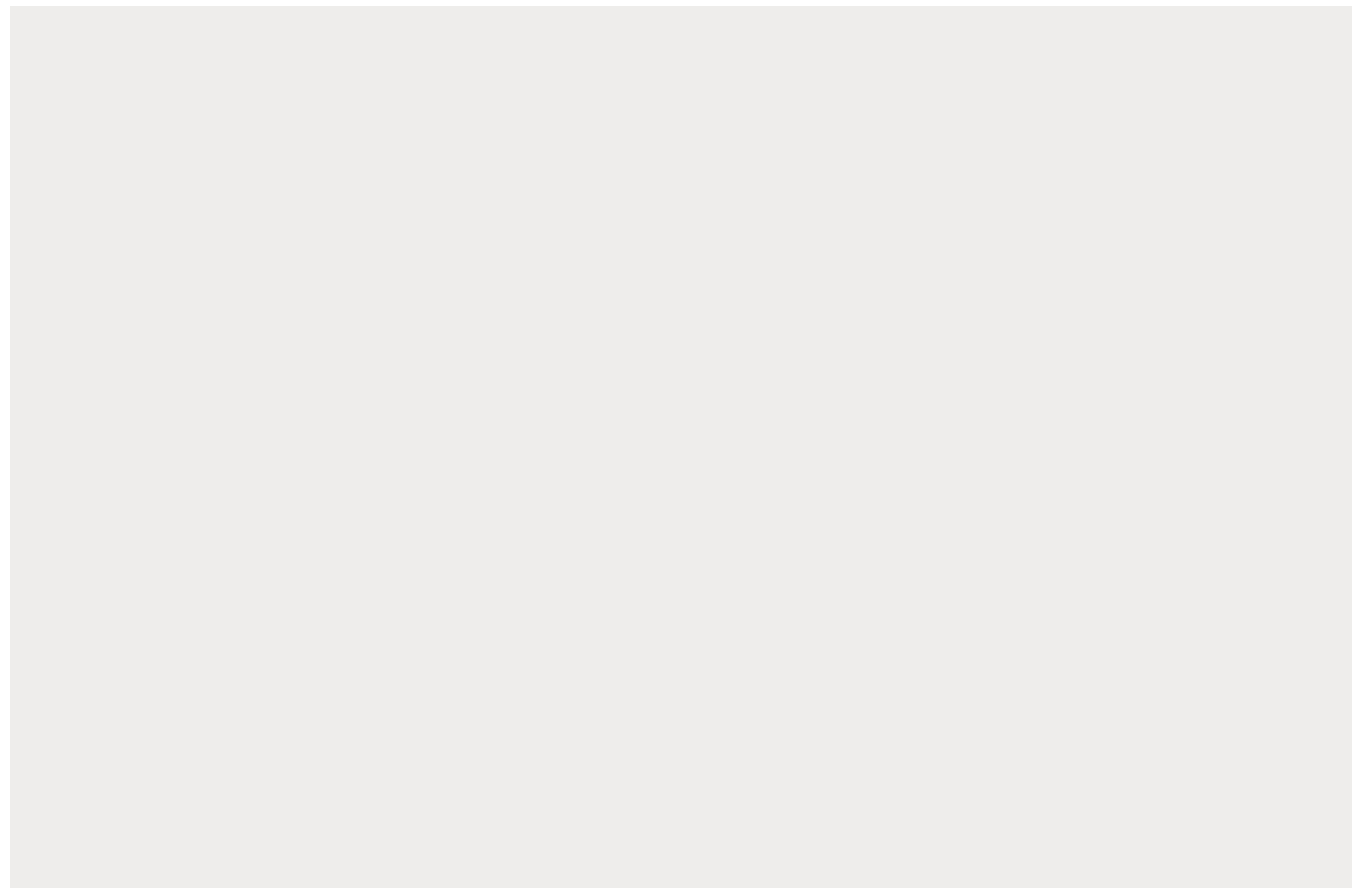


右一为陈绍裘，原厦大生物实验室工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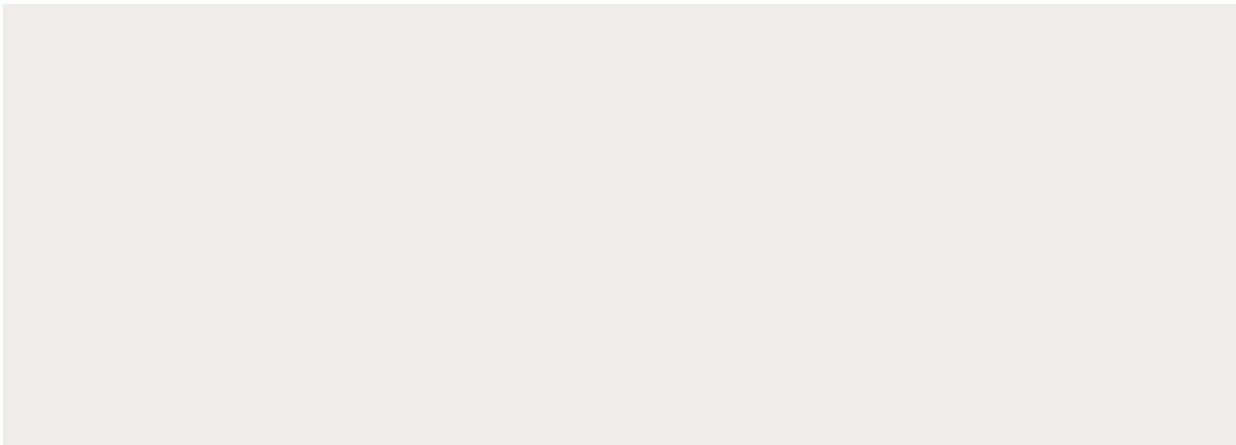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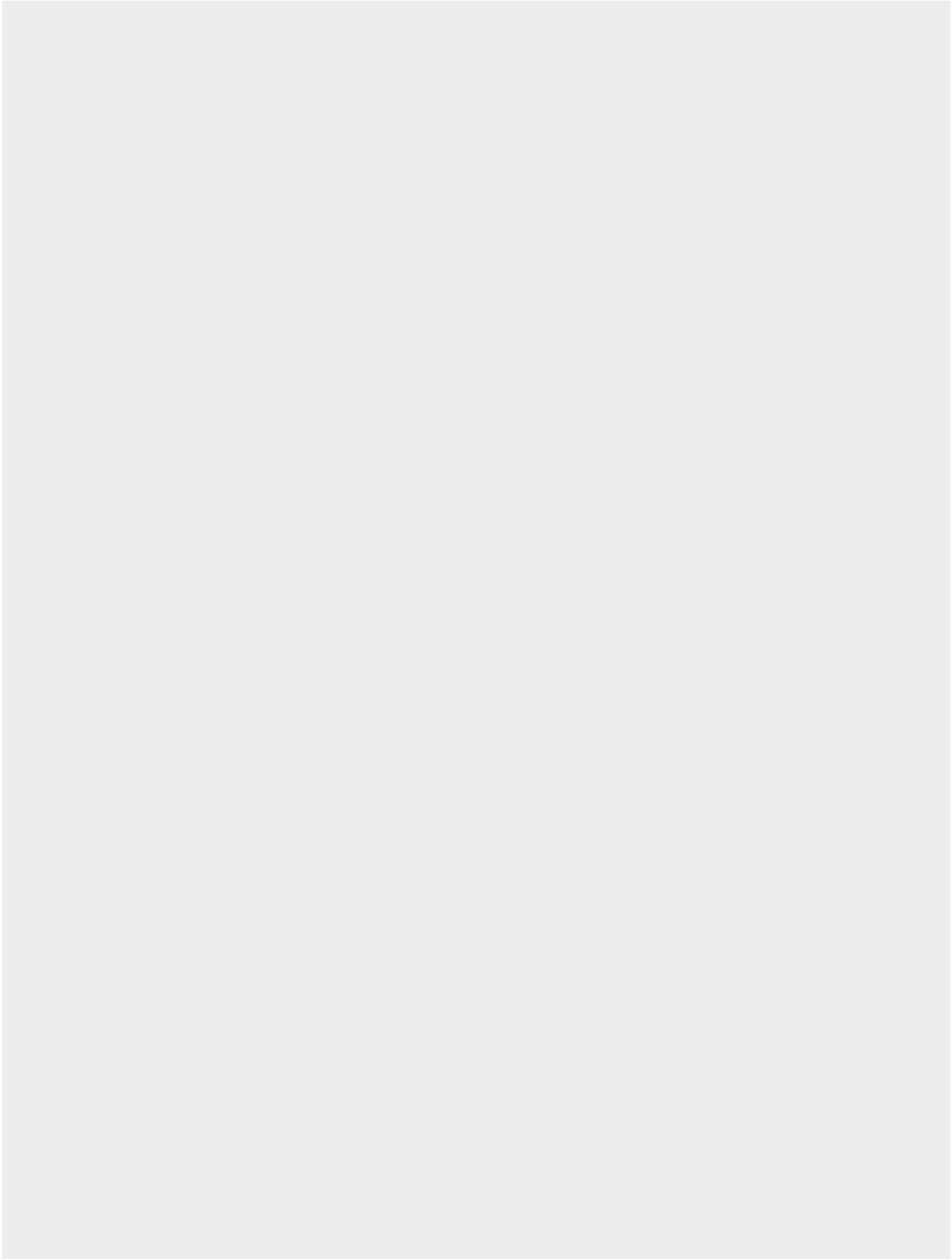
根据林守准的回忆：庄少萍从香港返厦时，曾叫林守准带着长子燕南和幼子燕北从龙海石码来厦门租屋居住。因为，当时如果带家眷，特别有小孩，有助于隐蔽，租房也无需铺保。解放军夺岛后，邓家马上雇小船去厦门第二监狱。当时，解放军刚把死难者的尸体重新分棺埋好。**林守准要求挖开见面，没有获准，理由是很难看，双眼暴出，舌头拖在外面，这和刘惜芬传说中的死状相似。**后来，厦门建虎园烈士陵园时，邓少萍的遗骸又被重新检放进粗陶罐，移进陵园墓穴里，编号37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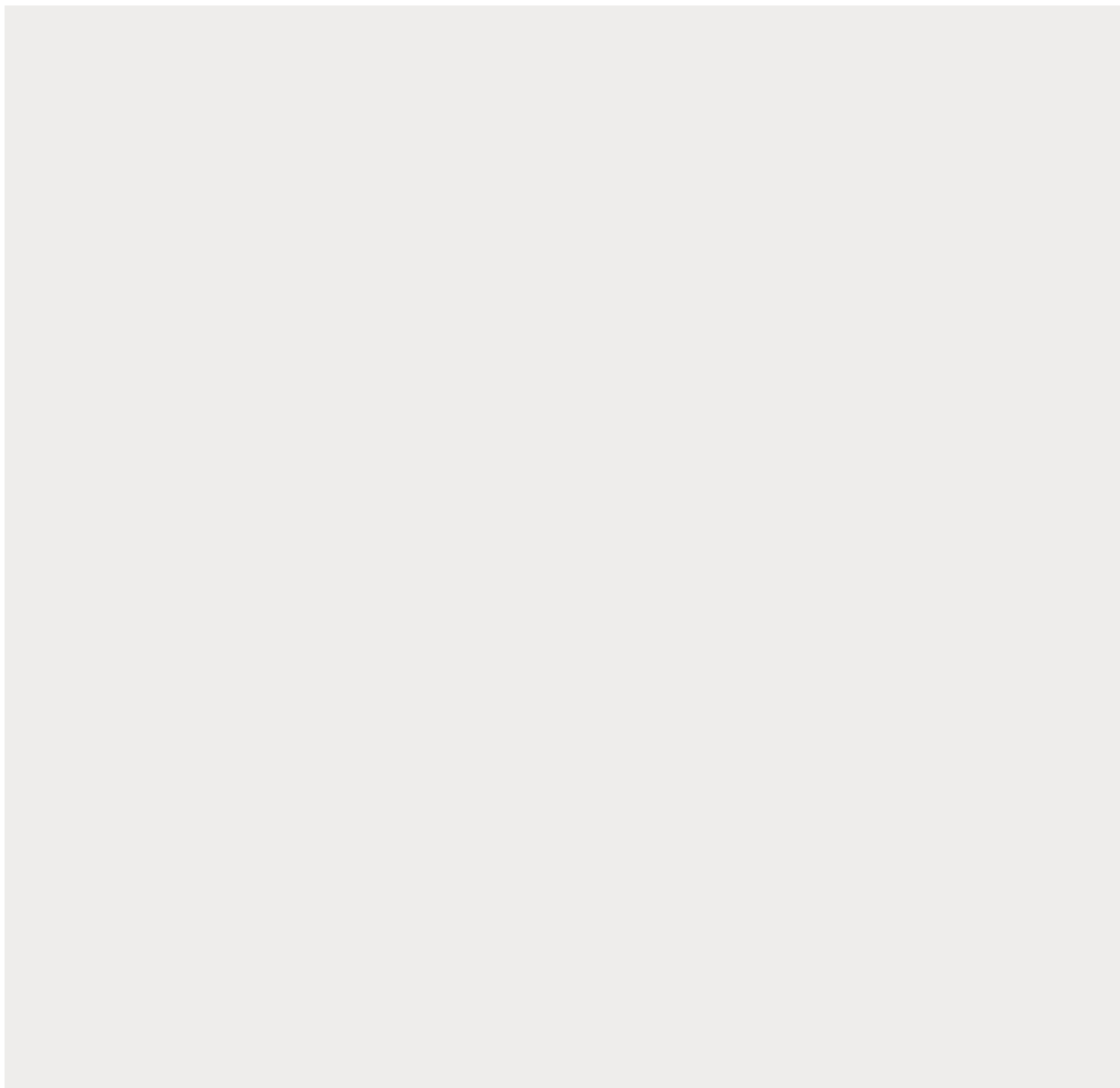


林守准和儿子不时会去看看丈夫安息的烈士陵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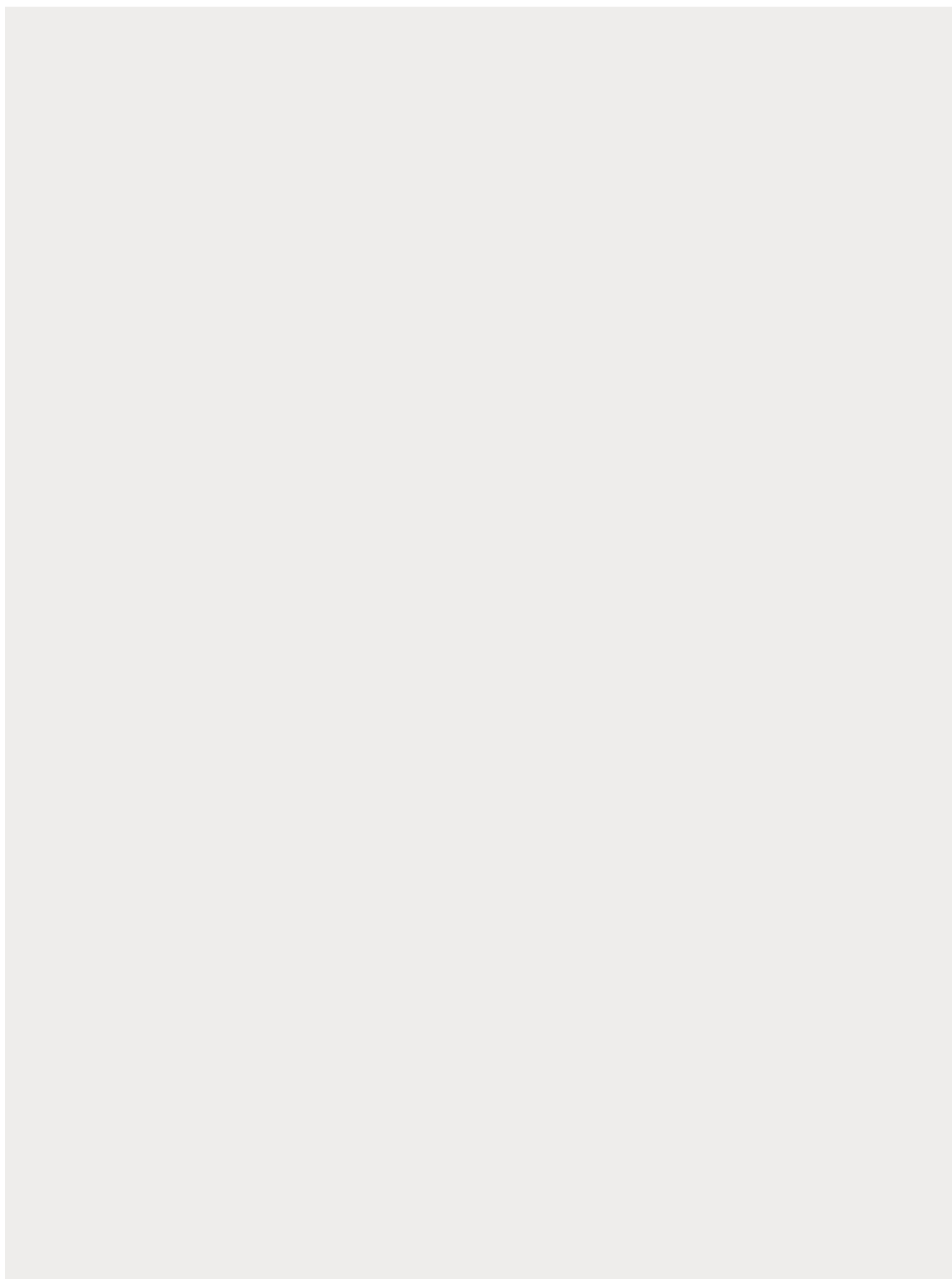


我问燕南，作为烈属，有获得照顾否。燕南却否认。他告诉我他们家只是名分上的烈属。经济上却没有一文补助，这六十七年来，从来没有补助过。我不由大为震惊，这就是我们对悲壮惨死的建国烈士，一位抗战英雄的纪念吗？遗忘，可怕的遗忘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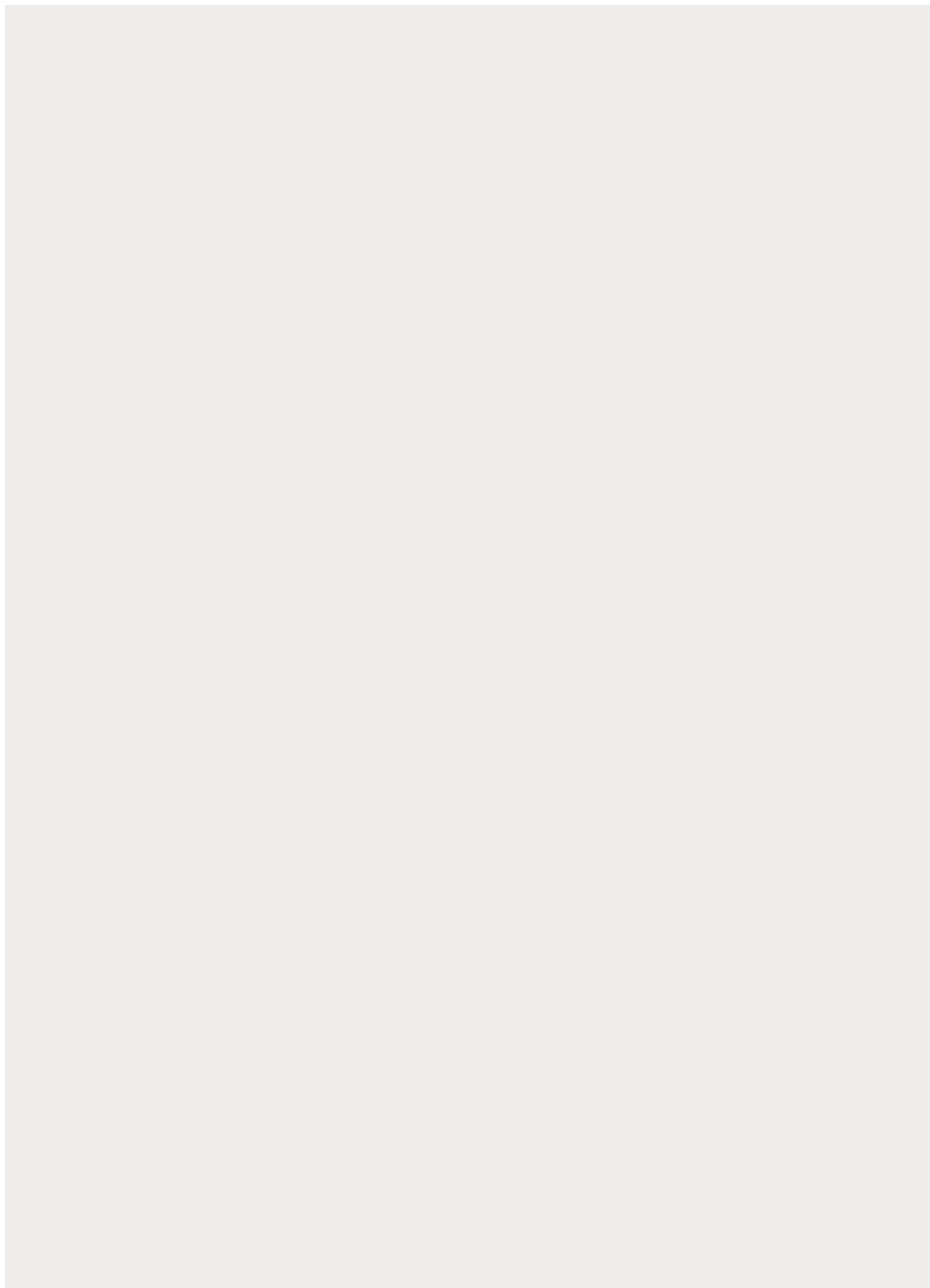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庄少萍照、林守准结婚照



庄少萍一家合影，孩子为庄燕南



庄少萍一家合影，前坐两老为庄少萍父母，后排右一为庄少萍之弟。

文化大革命时，造反派把林守准关押了两次。第一次是以门窗紧闭，玻璃窗还涂满报纸的房间当监狱。林守准由于担心还未成年的幼子，整天以泪洗面，粒米滴水未进。那天夜里，造反派放林守准回家时，她连一瓶热水瓶也提不动，得把一瓶水先倒光才勉强提着回家。后来，林守准又被关了一次。一关十几天，开了数次斗争会，硬要逼她承认当过特务。这真是天大的笑话，中共特工烈士的家属被要求承认当过国民党特务。第二次释放后，林守准视力大为受损，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。后来是靠幼子燕北细心照料，求医问药，眼力才慢慢恢复过来。

一位胆识过人的谍战人员，一位侠骨柔情的抗日英雄，一位悲壮惨死的建国烈士，时至今日，居然被遗之忘川，他的家属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，还曾经饱受苦难摧残，这显示了我们的烈士抚恤悼祭体制，有着巨大的缺失，显示了政商意识形态笼罩下的社会，缺少起码的人文关怀，值得深刻的反省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们其实是在自我摧毁极为珍贵的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民族风骨。

我久久凝视着庄少萍坚忍刚毅的肖像，似乎他也正凝视着我。

无论如何，在我的心里，他就是石码的荣耀，石码的人杰，石码的不朽传奇。

本文的图片大多为庄家提供，部分内容源自庄家的调查及回忆

LOOKERS 鹭客社 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

欢迎关注鹭客社，投稿联系微信号：**DONGE110**

